

宋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宋集珍本叢刊

第十六冊

任繼愈署簽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十六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十六冊目錄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清鈔本	孔平仲等		一
清江三孔集	傳增湘校補豫章叢書本	孔平仲等		三八九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序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萬世是程或疑
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
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論事後素不容紊也本
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
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
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己謹信
莅官敬事上敬其行美矣冠禮部冠軍國學登高
第應制舉經自諫垣入詞掖掌磨師儒掌內外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序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制教尤精史學史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
三孔今錄百餘年而集稿散逸罕傳誠故郡之
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席湏王蓬寶來修政教
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英謂其像於學宮又博
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
知為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德成若干卷
屬心大以序昔太史至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
曰二彘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
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彘為狂率則剛直

也謂公兄弟為淵珠則高古也夫春直於蕪氏
分秉師友天覺於眉山心服其能皆以公兄弟
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傳雅異別
此不脩書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奉直大學
士致仕益國公周公必大序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序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總目

卷第一

古律詩

孔文仲

制策

卷第二

奏議

孔文仲

史論

律賦

官題詩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目錄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卷第三

古賦

孔武仲

卷第四

古詩

孔武仲

卷第五

古詩

孔武仲

卷第六

古詩

孔武仲

卷第七

孔武仲

律詩

卷第八

律詩

孔武仲

卷第九

律詩

孔武仲

卷第十

律詩

孔武仲

卷第十一

制

孔武仲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目錄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卷第十二

啟

孔武仲

卷第十三

啟

孔武仲

卷第十四

記

孔武仲

卷第十五

序

孔武仲

卷第十六

孔武仲

書

論

卷第十七

孔武仲

碑頌

銘贊

雜著

卷第十八

孔武仲

雜著

卷第十九

孔武仲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目錄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文苑

墓誌銘

卷第二十

孔平仲

古賦

古詩

卷第二十一

孔平仲

古詩

卷第二十二

孔平仲

古詩

卷第二十三

孔平仲

律詩

卷第二十四

孔平仲

律詩

卷第二十五

孔平仲

律詩

卷第二十六

孔平仲

詩戲

卷第二十七

孔平仲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目錄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詩戲

卷第二十八

孔平仲

詩戲

卷第二十九

孔平仲

表

卷第三十

孔平仲

啓狀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總目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第一

中書舍人孔文仲經父

古律詩

秋夜

孤枕夜何永，破窓秋已寒。
雨聲衝夢斷，霜氣襲衣單。
利劍摧鋒鏑，蒼鷺縮羽翰。
平生衝斗氣，變作淚丸瀾。

秋夜不可晨，悲歌聊自永。
顰聽一掀簾，星河光爛爛。
霜浮萬瓦寂，月滿四山靜。
壯心隨北風，吹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入單于境

次錢穆父新涼可喜

商飈結新寒，草木起餘怨。
翩然前庭葉，追逐已千萬。
斜陽背西壁，遙遞落藤蔓。
要得金滿堂，聊換酒家券。
追隨鴈鴻鵠，擺脫鶻龍園。
胡為汗流赭，日與蛇虺爭。
鉅常恐計不就，更以詩屢勸。
江湖秋水高，百尺風帆健。
何當開竹溪，玉腕互酌獻。
左手持蟹螯，平昔固有願。

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口占送

子敦都運待制赴河北

送客城南寺，蕭然雲來秋。
客意在萬里，聊作漁史遊。
昨夜過新雨，清風滿梁州。
慈雲令俊彦，河圖並天球。
古來功名人，未就不肯休。
譬如鑿空使，尚致安石楸。
矧今南畝氓，往往東西流。
君能安輯之，千倉與萬輶。

將至南都途中感舊二首寄錢穆父

北風吹雪滿皇州，攜手同為落魄遊。
雲一作漢路岐騰萬里，江湖塵土積千憂。
世情共逐飛蓬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轉人事都如激浪流，只待清談慰愁病。
月明我夜促歸舟。

萬、星霜七換年，故人已上碧雲天。
書憑去雁雖無便，路出名都亦有緣。
秋晚樓臺風作雪，雨餘碣岸柳生煙。
應煩北道關樽俎，又費公庖幾萬錢。

次韻穆父見戲

當年同望赭袍光，萬事爭先落彩鉞。
一別已經陵谷變，再來方覺路岐長。
黃金久壓腰間重，白

羊德容柱下藏惟顧山林息梓鼓免教鳴雉嚇
驚風余家近被穿窬晨夕閉居擒盜者呼呼連旦未嘗獲安寢也持此以乞憐于京尹

制策

制科策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于上萬物和于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于王職外則夷狄嚮風以脩于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欽時福以錫民康然漢日星雨露易歌草木勅祥祿祉書之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欽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宇重艱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諒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幾協其應朕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食三朝泊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甚望朕弗德之致欽風霜晨吳思其所以是故圖謀政務則日至中晏而猶多苟簡之習

庶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備用之美種是
非不懷徠也而遺候或時騁騷以至臨遣輔臣
瞻明神武庶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
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園用雖節而尚煩以
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于簡稽寬閑梁之禁而
商鼎通捐器玩之巧而功工弗戒夫風俗淳薄根
于取士之無本通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
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為刑罰頗重出于
誤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要乎七教
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降其先漢之次序
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明天下之治則宜叙
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當切于當
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于
政體其有益于時者何事毋以為古人陳迹既
久而不可舉毋以為朝廷成法而不可改惟其
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于至當
書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予大夫其應心以陳

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請求萬事之繼
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
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于用言納
諫之道有未盡其極者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
開轉對以延疎遠切直之言詔群臣以詢安危
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之錫起思德深謀至計
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
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于近日四方之人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車策疏論列時政
得失臣考之功議以為雖卑愛周召之謀所以
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謙不能過其矣
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
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之所大懼
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
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取遠近之策
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
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

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

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于上萬物和
于下安革不試刑辟帶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
于王職外則夷狄嚮風以修于歲貢建皇極以
承天心欽時福以錫民康然歲月星雨露鳥獸
草木勅祥祿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
臻此欽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
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
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
其始是也其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
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
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五福而民氣洽極
祥見于上珍符出于下者始之術行也後世之
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存至者正始之術
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政之術
臣請遜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
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信者王所以自正也

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中之以霸政者也始為伯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則元与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体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以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通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通也行之以仁義難之以功利此伯通也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專用權謀不顧義利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之効也王通行于數千里之外詠歌畏愛孰深結于民心而不忍去之伯政止能及其身至于孫之世則廢愧不講強國之術氏之視上相疾而仇讎伺其有間則相与煽惑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通者少連伯政而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通所及甚遠不能取成于倉卒伯政与強國為難雖深而能見効于目前人之常情薄遠趨而貴速成是所

以失趨通之政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与三代並者夫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親睿神武得之于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國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祗踐極之始臨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伯而伯欲強國而國強得夫之策繫于一舉而已譬犹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過者或達于楚矣宜往異者或之于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秦矣則大事物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覲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于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責義而不責利也奈何先之以與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通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遠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懷德也奈何驅之以威利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

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矣。懼刑措優賢修職矣。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于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擴然大度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五皇通賤賂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渭而臨飲其賤之也。若綽間而即明屏去。使倭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請前代之典。上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而得之輟寤以待旦也。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有言獲于志必求諸非通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誨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柳墜爾何患。慕之而來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限于負荷。思聞說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當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于四方。未

有不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聽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明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奮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乱。間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使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于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于道也。藏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于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壑水設于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泰明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說直之言。庶幾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造于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說順也。雖美矣之而常患其有餘。忤于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說直也。雖長養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

補遺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懲之涯凡以奉天下則方說直之節使森然主于吾庭為國為社之福故夫杖格趨鼎引衣斬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臣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廣誅諍之任以助聞見補缺補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撫冲假借深養則方說直之氣如漢高祖之于周昌晉武帝之于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說直之言以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輔治道不無疵却行求前使舉以訪臣又安補于萬一我聖策曰蓋人居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幾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沈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食三朝泊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自震于帝得之致風霜晨晏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錫已思慎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後為日交

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此曆之不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二食之孰密應政之盛衰而數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于曆其要為陰陽之盛也陽浮為天而主于動陰凝于地而本乎靜氣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撥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長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則陽氣發于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于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考自漢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于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責于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于八月之前消之于未波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异而召和氣在乎尊陽而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

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拙有
辨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
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
欲其過漢下偏欲之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
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通消小人道長其弊至
于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策必遷而
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臣淪伏而
弱臣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俗者或用而
違塞者被逐銳進而衰陞而默守者遺落而陰

盛陽微之度者著于此也天地告戒之急不為
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累陰不可
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
退不抑不進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
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
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
盛之極也而春秋至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
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謀政務則日至中畏而
猶多苟簡之習亟進人才營無虛假而頗乏績

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于資達久遠
用人才而底績用在于練名實考曰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
若神而至于論治定功成業未嘗不待之以久
何也速則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則
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
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
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遊神于累歲之
外望化于必世之後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

而理究德新而通大化論而津流動乎萬物之
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
為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諫群臣數名寔也
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寔丞弼
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則責之
以通無有定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
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諫將帥
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
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寔官

接寔以督其職而職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天
大位下重財計以柄小官或使將帥之權侍從
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
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于外內皆所以治
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主一事重
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廉價用
也聖策曰禮見非不懷德也而遺使或時驕驕
以至臨遣輔臣愔明神武以為禦戎之策失之
于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

之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策而
聽輕舉易動之策計足以其弊在于苟爭小功
為忘大慶寧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
負懷德之恩踐王國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
而已夫救之未至制之宜以輕遠之策救之既
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秦景公時燕晉為寇
景公患之問于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
穰苴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
宗患之問于杜黃裳黃裳所荐者高崇文而崇

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
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滂于天地之表河漢之外
當有解除孽孽衣冠未獻國也地者又豈患奔
衝或寇不可禦乎聖策曰愚民非不愛養也而
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若而宣惠教臣以
為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
教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淡之序矣大事
有榮禍而添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
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

臣嘗為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
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諱而富國之謀大深也凡
富欽之于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
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
益之不已則勢窮力竭必至于廢故孔子詳錄
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于
量入之勢而多出于戰爭之際王者從制六合
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我道德之盛大不
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

富以其隣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
望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諸侯
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使使四
夷通更有餘者不假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陞
下固莫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
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教倉雖盈而泰不能
守非無財也道德不遠而失天下之心也夫為
窮則咏歎窮則持人窮則詐陞下之民可謂窮
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極大之山海細之草木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其利皆入于官而行于今矣陞下徐弛恩費息
用以寬民財而導之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
綈革駕以澤天下雖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
取其恩寔使以享其征而求富民寔惠之名不
可得矣易之剥者使于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
宅所以救剝也陞下取于下者矣上取下惠則
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莊悞
民心則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頃有

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考曰現我生現
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陞下現天下之
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
艱難勤苦一歇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
足為深憂未足為陞下利也伏惟發于神斷罷
法追使以澤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
之所共望望猶賤臣之妄言我聖策曰國用維
節而尚煩于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于簡稽臣
以為國用雖節而度煩者未得節之、道兵籍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卷一

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雖衆而稽疏者未得簡之、本也九州土地之
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軌水漕銜稅摩鼓日夜營
難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于道塗之
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
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于
一無好之中用之于一賜予之內此苛勝計之
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責無窮以有
時有限兼無窮則調度所以急增而不以民力
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負

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安
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
欲不使其好刑于外則奸倭無自入也凡此皆
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
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道也今天
能省內郡之黠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
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擇塞無百二之
要阻是以二邊然幸恃為爪牙不可以廢至于
曲方內無事之郡百早不識兵早而例設七伍

坐囊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
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為三等上郡五
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
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礼方五百里
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苦
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
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居其十是常困
其一而其二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
則逸之而不能用法歛有限之數帛以給不暇

之情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
也聖策曰寬閑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
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
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責其
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
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于布藝均輸之吏苛
于箕虎商旅易業轉為極之而求財貨之通難
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
已以率尔陛下約已于上則六宮蒙化于內百

官率法于朝百姓承流于下及其久也風俗轉
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專弗敢踰制有其
專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
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靡華之玩未有不快于
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以千里之
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
之宜甚詳周法六卿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
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一千九百三十六
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不

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
雅也惟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淳薄根于
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
執者不一豈無救獎之道焉凡取士之道不過
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
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
閣得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
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并田當授也使國當建
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卿當讀法也家當

有藝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政之于位如其
未也而獨施選舉德行之科是以無補而已夫
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悌今世之
吏邪故所本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
不過可以用文辭尔至于敦俗之本教道之法
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係國體之
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于下而枝葉榮枯于上
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体下無屈
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于上者賤也周秦治

亂考此蓋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黷躁
不耻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于今日
者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庶
恥凡潛德独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
之常在于必顯仰希俯合昧于寵辱之人必深
現之而使之常至于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
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
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于設法之多門治弊之
不革而特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

之術虛觀陛下之急不過欲倣三代之內刑施
之于泛坐之死尔是未盡現時制宜之道也古
者政教事朴雖以聖人之治而因革之間猶未
盡者由利是也新氏之文休使不爲完人此非
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
且主尸而祭近于瀆神祖豆而食近于褻也豈
若淺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或肉刑之不用于
執之不可尸祭而祖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
敢悲者法當其罪也悅欲加恩仁之政寬泛坐